

由自而樂快能誰斯羅俄在

(五)

著夫索拉克尼
譯 寒 高

文 學 研 究 會
世 界 文 學 著 名 叢 書

在 俄 羅 斯 誰 能 快 樂 而 自 由

五

尼 克 拉 索 夫 著
高 寒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五) 母狼

「自從我的都馬死去，
長眠在綠草茵蔯之下，
現在已是二十年。

我心中仍然悲痛，
我時時爲他祈禱；
除非到了巴斯節。
我不以蘋果沾唇……

我無言，

我病了很久；

我看見沙羅里，

我的苦痛不能忍受。

我也不能作工。

我的公公，

想着要給我一個教訓，

因之取下了馬韁繩。

我跪在他的膝前，

我哭喊着：「殺了我罷！

殺了我罷！

我祈求着死呀！」

於是他又掛上了馬韁繩。

我日夜都居住在

我的部馬的墳上。

我用小小的手巾，

將它拭淨，

讓綠草可以長得青青。

我祈禱着，

爲着這個天逝的人。

我想念我的父母，

「啊！你們已經忘記！

已經忘記你們的女兒了！」

「沒有呢！」

沒有忘記我們的可憐的小女！

因此，那不是應該的麼說罷！

套上我們的灰色小馬，

行走了長途，

探問了你所有的不幸，

也訴說了我們自己的災擾？

是的！我們的小女兒！

父母們早就應當來看你，

但又想到了遺事——

我們來時她必哭泣，

我們走了，她也要傷心。

到了冬天，

腓力勃回來了，

他分享了我們的悲憂。

我們同在祖父的小屋中，

與苦痛爭鬪」。

「那麼祖父死了麼？」

「否！他躺在他的小屋中，

有七整天不說一句話。

後來，他爬起來，

跑到森林中去；

在那裏

老年的沙羅里，

悲哀而且哭泣，

樹林也和他一樣的歎息。

在秋天，

他離開了我們，

要到一處遠方的教堂，

作一次悔罪的徒步的巡禮。

我和我的丈夫

也歸省了我的父母。

於是我們開始了工作，

三年如一日，

如同雙生的兄弟，

每年也誕生了一個孩子。

現在沒有閒時回想，

也沒有閒時憂愁，

假使你工作完了，

有了時間，

那末讚美上帝。

並在你的前額，畫個十字。

當長輩的人和孩子，

吃過飯，棹子上還有些剩餘，

那末，你吃下去。

當你病了，

你也安息……

但在第四年，

憂愁又襲來，

因為當它一度焦燒着你，

它必追襲你到死。

它迴翔在你面前，

如同一隻發光的鷹隼。

它翻飛在後面，

卻又如同惡黑暗的烏鴉。

它飛着向前，

但不是離開了你。

它糾纏在後面，

它也不會把你忘記……

現在我失去

我親愛的父母了！

惟有黑夜知道

無母孤兒的悲愁，

兄弟們喲！

我無須乎再告訴你們這事。

我祇是以眼淚，

洗沐了我的貝貝的墳墓。

一次我遠遠地就注意到

一個十字架樹立在墳頭了。

還有一個小小的神像，

一個人跪在神像的面前，

「噢！沙維里！」

你從那裏歸回來？」

「我從波松賓納來。」

我爲親愛的小都馬的靈魂祈禱。

我爲俄羅斯的農民祈禱。

.....

瑪特羅娜：.....

我也祈禱，

讓母親的心，

至少會溫和地對待我.....

瑪特羅娜：

「饒恕我了罷！」

「啊！很久！很久！」

「我已饒恕了你了！」

「沙維里喇！」

「那末，瑪特羅娜！」

「看待我，」

「仍如同從前一樣罷！」

「我看待他如同從前一樣，」

於是沙維里站起來，

凝視着我的眼睛，

他要勉強伸直了

他的佝僂的前身。

現在他的頭髮，

如同雪一樣地皓白了。

我親吻着這個年老的老人。

我告訴他以我的

新的悲楚，

我們坐在一處，

悲泣了很久。

從此以後，

他不久也死了。

在一個秋天，

他的頸上的舊傷復發，

他病倒了。

他死得很苦，

整整一百天，

沒有吃東西。

他瘦得祇剩一把骨頭了，

他嘲笑着自己：

「瑪特羅娜！

告訴我罷！

真的，

現在我不是

正像一匹哥羅金的蚊子麼？

有時候，

這個老人溫和而忍耐，

有時候又暴怒，

甚麼也不中意！

他的可怕的暴怒，

使我們戰慄。

「既不耕田也不播種！

你們墮落的農民啊！

你們婦人們！

也不坐下來紡織了！

無論你們怎樣掙扎，

你們傻子啊！

但你們究竟得滅亡！

你們不能逃脫了！

命運所注定了的！

有三條大路擺在

農人們的面前；

那是到小酒館，

到礦區，

到獄獄裏！

俄羅斯的婦人，

得鑽三個圈套，

一是銀絲做的，

一是紅線做的，

一是黑繩做的。

隨你的便！

你挑選罷！

隨後這老祖父大笑了，

那樣子使我們發抖，

我們瑟縮成一團……

他在夜中死去，

我們如同他遺囑所說的，

使他長眠在

都馬的墳墓的旁邊。

遺老祖父

整整活了一百零七年……

此後四年又過去了，

一年如一年，

我已被征服

成爲家庭中的奴隸——

爲着我的婆婆，

和我的醜酒的公公。

還有我的小姑娘，

一切求婚者都拒絕了。

所以我甚至於不能不替他們擦鞋子，

祇是無工夫保育了自己的幼兒！

爲他們，

我好像一座堅固的岩石。

一次，一個女修道士到了我們村子裏了，

一個聖潔而虔誠的女人；

他對人民說道：

怎樣敬神，

怎樣可以達到天國。

他說在禁食的日子，

婦人也不應餵乳給孩子。

村裏的婦人都聽信她，

所以在禮拜三和禮拜五，

村中充滿了嬰兒的哭聲；

許多母親也坐在孩子的身旁，

看着孩子們飢餓的哭泣而哭泣。

心中充滿了憐憫，

祇是懼怕上帝的震怒。

祇有我不聽從，

我心裏說：

假使有罪的話，

那讓母親來承當，

與我的幼兒全然無干係。

我說：「我的天父！

我纔是有罪的！

這並不是我的小孩子的！」

但那也好像

上帝真的憤怒了，

他要責罰了我的小孩子。

我的公公

曾經將我的小小麥都加，

送到公社裏，

說是幫助着去放牛，

當他到了八歲的時候……

一晚，

我等待着吃晚飯呢，

但牛已回來了，

他還不見歸回。

我走遍村子裏，

看見人民都聚攏來，

好像在談論甚麼事。

我聽着，即刻闖進人叢中去，

我見着我的妻都加坐在人叢中，

面色慘白而戰慄：

村正揪着他的小耳朵。

「甚麼事？」

爲甚麼你們揪着他？」

我問着村正。

「我還要打他呢——」

他投擲羊羔給狼吃！」

他回答。

我即刻從他們的拳頭下，

將我的麥都加拖過來。

村正卻在地下摔一交！

這故事是奇特的：

好像那個牧童回家了，

留下小斐都加看守着羊羣。

「我獨自一人坐在山下，」

他告訴我：

「忽然一隻狼到了我的旁邊了，

並攫去了馬沙家的小羊羔。

我追趕上去，

呼喊和叫號，

並抽擊着鞭子，

吹奏號角，叫瓦勒加快來。

隨後又緊追上去。

我的媽媽喲！

我跑得這麼快，

但仍然追不上，

假使不是看見這狼留下的足跡。

因為，媽媽！

她的乳房下垂着，

拖在地上，

（這正是一個哺乳的母狼。）

所以地上留着兩條

分明的血迹。

越跑越遠，

這狼也跑得慢了，

她回頭看見我追來，

所以她坐下了。

我用鞭子猛抽她：

「來！還我的羊羔來！」

你灰色的魔鬼！」

但她嗥叫了，

她不放下她口中的羊羔。

我說：

「我必須救出小羊羔！

即使她吃了我！」

我撲上去，

她跑了，

但還沒有傷害我。

羊羔卻死了，

她也僅僅逃出了活命。

她磨礪着牙齒，

也很艱難地呼吸。

她的身上血流如注，

她的肋骨也好像數得清楚。

她的頭顱下垂着，

但她的雙目，

我的媽媽喲！

卻一直可怕地望着我……

於是她突然悲鳴又哀叫，

那好像她在哭泣了！

所以我投給她那死了的羊羔……」

好罷！事情就是如此。

愚蠢的麥都加

跑到村子裏，

告訴那裏的人們以道事。

他們生氣了，

他們要打他，

當我正走上前去。

那個村正，

因為他自己跌了一交；

更遷怒了

他叫起來：

「你敢麼？」

「你也想討打麼？」

失去了羊羔的

那個婦人也叫着：

「重重地捶這孩子一頓！

給他一些好教訓！」

他們又從我的懷抱中

將妻那加搶過去，

他戰慄着發抖，

如同一片樹葉子。

後來獵人吹奏的號角響起來了，

地主老爺正從遊獵歸來。

我跑上前去，

我哭訴着，

「啊！救救我們！保護我們罷！」

「甚麼事？叫村正來！」

後來這事是這樣處置了：

「由於牧童的年幼和無知，

可以饒恕了他。

但這個婦人的放肆，

卻得重重地懲罰！」

「啊！林駒！上帝賜福給你罷！」

我歡喜得跳起來。

「現在麥都加是平安了！」

快快回家去麥都加！」

「老爺是的！得遵從了你的吩咐。」

村正說着，一面鞠躬。

「現在，婦人準備着！」

以後還有你跳的時候！」

一陣的交頤和耳語：

「跪在村正的面前告饒罷！」

「斐挪加——回家去呀！」

於是，我和他親吻，

並告訴他：

「記住斐挪加！」

不許你回頭看！

否則我要生氣。

快快回家去！」

好啊！兄弟們！

說漏了一個字，

詩歌總算不完全——

我終於躺在地下了……

××××××××××

那晚夜，

我如同貓子一樣，

爬到斐那加上睡着的屋角。

他睡熟了，

他在夢裏發驚。

一隻手平放着，

一隻手抱緊了拳頭，

遮蓋着眼睛。

「你是哭泣了我的寶貝嗎？」

睡了罷！小寶貝！現在沒有甚麼了。

看看媽媽在這裏！」

我在懷着這個孩子的時候失去了那馬。

所以他是很軟弱，

但卻長得很伶俐。

現在他和他的爸爸一同工作了，

並和他爸爸

爲他們的主人建造了這煙突，
那樣式好像自來未見過。

我成夜坐在那裏，
在這小牧童的旁邊。

天亮了，我在他的胸前畫十字，
我給他拴樹皮鞋，

並給他小口袋，
還有他的號角，他的皮鞭。

別的事，也引起來了，

但我對於那，我將甚麼也不說，

祇是那天我在田地裏甚麼也沒作。

我走到河岸邊，蘆葦叢中

覓到了一塊幽靜的地方。

我坐在石頭上，疾病而且疲憊，

我用雙手扶着頭顱，

我悲泣了。——

可憐的悲愁的孤兒駒！

我大聲哭喊，

呼叫着我的父母的名字：

「啊！歸來罷！我的爸爸！

我的慈愛的保護者！

啊！看看！

你們懷抱中的女兒！

你們寵愛的女兒罷！

但我的號哭也是徒然！

可愛的人都離開了我，

我是無所歸着的陌生人。

沒有族類，沒有親戚，

一個名爲「死」的異客

帶走了他們。

我也號呼着我的母親，

我的慈愛的母親。

颶風在號叫，

遠山也回應，

祇是我的母親已死，

她再聽不到

她的女兒的呼聲！

你們日夜爲我悲愁，

你們常常爲我祈禱，

祇是親愛的人們！

我再也不能見到你們了！

你們不能轉回來，

我也不能隨着你們去！

你們所走的路，

這麼新奇，

這麼不可知，

野獸覓不到，

風雪吹不到，

我的呼聲，

也祇是在可怕的遠方消失……

我的親愛的保護者，

你們是否還能見到我，

是否知道你們的女兒

沒有了你們

所以更甚地受苦。

是否知道

你們將我交給了甚麼樣的人！

夜中以淚洗面，

白天顫抖和疲憊，

我個儂着，

如同秋風吹拂的弱草。

祇是在心的深處，

一顆激怒的心

在猛烈地噴咬！

(六)大荒之年

那一年天上有怪星出現。

有些人說：「上帝車駕在外，

所以他的天使們

用火鑊橫掃了天之地板。」

別的人卻恐怖了。

他們說：「那當是

異教徒的來臨，

那是一種災禍的象徵！」

他們說對了！

可怕的年頭來到了！

一種可怕的饑荒；

弟兄們可以互相攻戰，

爲着一些微的口糧。

當我想起了那饑餓的母狼，

我也正是如同牠一樣：

我到處尋覓食物，

來將我自己的幼兒撫養。

現在我的妻要有着一種新的迷信：

她對鄰人們說，

我就是一切災禍的原因。

爲甚麼呢？

因爲我會經在聖誕節的

前一日

換洗了我自己的襪衣！

好罷！

我悄悄地逃跑了，

因爲我還有着一個丈夫

防衛我和保護我。

但一個被攻擊的婦人，

也必會被人凌虐至死。

朋友們！

同荒年扎辯

那是最危險的呀！

這饑荒還沒有完結

我們又碰到別種的不幸——

碰到了恐怖的徵兵。

但我還不苦惱

因為腓力勃可以安全，

他是一個曾經服役過了的人民。

一夜我正坐着工作，

我的丈夫和他的兄弟們，

全家人，早晨都已出去了。

我的公公被公社召去開會；

婦人們都站着

和鄰人交談。

但我很疲憊，

因我還懷妊着小孩子。

我困惱着，

總盼望着休息。

剛剛孩子們食過而且熟睡，

我也躺在坑上。

不久婦人們回來了，

叫嚷着要吃飯。

但公公還沒有回來，

所以我們都得等一會。

後來他來了，

疲乏而憂鬱。

「哎！老婆！我們都毀了！

我已跑得夠

終歸沒有法子來挽救。

他們已徵募了年長的，

現在他們更要年輕的！

我計算着年齡，

我證明給他們看，

他們都不聽。

他們還要腓力勃哪！

我向公社請求，

有甚麼用呢？

我跑到監督那裏去，

但他發誓，

說他很抱歉

不能爲力。

我又跑到書記生那裏去，

但是你想，要從那個流氓得真理，

那真是比捕風捉影還困難。

他被收買了，他們都被收買了，

沒有一個正直的人！

假使他知道，

——那個省長——他會訓戒了他們。

假使他命令公社，

呈報了村中的名單，

總將看出我們受到了怎樣的欺凌！

這時婆婆和女兒們

都哀號而哭泣；

但我……我卻全身都冷了……

我如同患熱病一樣……

我已沒有了知覺，

我是在做夢罷！

我的沒有了父親的孩子們，

都站在我的面前

哭泣而饑餓。

全家人，苦惱着，

都冷淡地望着他們……

在家裏他們被叫作「吵鬧鬼」

在遊玩時他們被叫作「小笨蟲」

在吃飯時他們又是「饑舌根」

別人要求賣詞了我的小孩子——

他們卻批他們的頰，

並用手指招他們！

安靜罷！你當母親的！

因為現在你已是一個

當大兵者的婦人！

×××××××

現在，在村中，

一切都沒有我的分，

無論是房屋，無論是布匹，

無論是家畜。

祇有這是我所有的財富：

三個鹽湖，裝滿了淚水，

三邱田地，種滿了悲苦！

X X X X X X X

現在我如同一個囚徒，

我向鄰人鞠躬，

我聽從了我自己的勸言，

我乞討了他們的錢包；

「請聽了我的無禮和驕傲！

我不敢求神責罰我，

我感求你們，

你們善良的人啊！

請教罷！

我怎樣生活？

怎樣撫育了我的孩子們？

他們當有着甚麼樣的飲食？

當受着甚麼樣的教訓？」

× × × × × × × ×

我送出我的孩子們，

在村中乞食：

「去罷！孩子們！

謙卑地求乞，

但不要竊取」。

孩子們卻哭泣了：

「媽媽！

天冷了！

我們的衣服都破舊。

家家的門口求乞，

站窗外和門外。

我們感到很疲憊，

我們最懼怕向著

富有的人們求乞

但窮人們卻說：

「上帝自會給孤兒以飲食！」

我們乞討不得，

不敢歸家來，

我們知道，

這會使你不高興。

× × × × × × ×

我要到教堂裏去，

我使我的衣服很整齊；

我聽着鄰人們

對我嘲笑，

對我鄙夷：

「戴着女帽的那人是誰呀！」

他們如是交頭又耳語。

××××××

讓你別洗得乾淨！

讓你別穿得整齊！

鄰人們的舌端如毒蛇。

鄰人們的眼睛最尖利。

讓你低頭走，讓你慢慢行。

你有歡樂不能笑，

你有悲哀，

你也最好別哭泣。

××××××××

陰暗的無盡的冬天來了，

所有田野和草原，

都被埋葬冰雪裏，

不能看見一個活物，

祇是一片發光的雪白的屍衣。

天之下，

一個婦人沒有朋友，

尤其是一個當大兵者的妻，

誰能了解了你的思想？

誰能注意到你自己的言語？

誰處？你可埋藏了人們給你的侮辱？

誰人可以和你分享了你的

悲苦和憂戚？

或者那祇有樹林——

但是，樹林凋殘了！

或者那祇是草原——

但是草原凍結了！

或者是小小的溪流——

但是溪流也死去！

悲哉——祇有你帶着風，

帶着那——隨你到墓地！

×××××××

我的丈夫走了，

再沒有人保護我。

聽聽那裏的鼓聲，

兵隊開來了。

他們停住，

在市場上站立成一排。

「立正」那是腓力勃！

那是腓力勃啊！

我看見他了！

「立正向左看！」

那是沙拉士尼可夫喊口令……

啊！腓力勃摔倒了！

慈悲罷！慈悲罷！

「再來一回——試試你的體力！」

那你馬上就可以學會！

哈哈！哈哈！

他擊打着我的丈夫——

「我打你不用鞭子！」

我用鞭打巨人所用的繩結！」

×××××××

我從火坑上爬起來，

雖然我的身子很沉重；

我聽着……一切寂靜了……

家人都睡熟。

我爬到門那裏，

偷偷開了門，

我在黑夜中走到大街上，

街上全鋪滿了嚴霜。

在多米納的房舍裏，

青年男女聚攏來，

他們合唱着，

唱着我所歡喜的歌聲：

「樅樹生長在高山，

小小村落在山下，

那裏住着馬新加。

她的爸爸來看她，

叫醒她，勸慰她，

「宛馬新加！回家去罷！」

他叫着：

「愛斐摩維納！

回家去罷！」

「我不回去！我不聽你！

夜是黑暗的。

天上沒有了月亮，

水上沒有渡船和橋梁，

樹林漆黑，也沒有巡防！」

「樅樹生長在高山，

小小村落在山下，

那裏住着馬新加。

她的媽媽來看她，

叫醒她，勸慰她，

「現在馬新加回家去囉！」

她叫着：

「愛斐摩維納呀！

回家去囉！」

「我不回去！我不聽你！
夜是黑暗的。」

天上沒有了月亮。

水上沒有渡船和橋梁。

樹林漆黑，也沒有巡防！

「巖樹生長在高山，

小小村落在山下，

那裏住着馬新加。

年青的彼得來看她，

叫住她，勸慰她：

「啊！馬新加！同着我回家去罷！」

我的小鴿子！愛麥摩維納！

我的親愛的！

同着我回家去罷！」

「是的！我就去！我也聽從你。」

夜是多美麗——

月亮在天上，

水波上已有渡船和橋梁，

樹林中也有了強毅的巡防。」

● 愛麥摩維納 (Freemovna) 即馬新加 (Mashenka) 的暱名。

(七)省長夫人

我盲目地奔跑，

我走遍了鄉村。

很奇怪的是，

多米納房舍裏的歌聲，

仍然追隨着我，

在我的耳邊歌吟。

我放緩了脚步，

停息下來，

回看了鄉村：

我看見一片皓雪，

掩蓋了河谷和草原。

看見天上的月亮，

還有我自己和我的影。

我無所恐懼，

快樂的靈翼且在我胸中甦醒。

「你嚴肅的寒風喇！

感謝你！你使我新生！

我渴望你的呼吸，

如同病人之渴望着水飲。」

所以我的神志漸漸恢復，

我的雙膝也跪下了：

「啊！你聖母啊！」

我請求你，請你告我——

爲甚麼上帝這麼折磨我？

聖母啊！

我身中沒有一條神經沒有破裂！

我身中沒有一根骨頭沒有粉碎！

我忍耐着，

沒有一些怨言。

上帝所賜給我的力量，

我都用在我的工作；

上帝所賦與我的愛，

我都用在撫愛了我的孩子。

你是明察的，

這些你都知道，

你全能的神；

啊！請你拯救拯救了你的卑微的僕人！

現在我還是喜歡

在明淨嚴肅的雪夜中禱告；

跪在地上，

在星光和嚴霜之下。

記住！我的兄弟們！

假使你們有災難，

請你們告訴你們的妻子，

照著這樣子禱告；

人再不能在別的地方，

別的時候，

禱告得這麼虔誠！……

我祈禱而且強毅起來；

我俯我的灼熱的頭在冰雪的地下，

即刻我的熱病消失了。

後來我看見大路，

我知道那是我曾經走過的路：

在夏天的晚間，

在清晨赴廟會的時候，

我還在那道上禮讚了太陽。

沒有碰到一個人，

今晚我就

一整夜走在道路上……

現在漸漸看見雪橇，

載着大堆的稿草，

向着城市出發。

也看見

那些可憐的馬匹，

牠們拖着牠們的重負，

離開了場地。

後來牠們餓了，我沉思着：

作苦工的馬匹食稿草，

懶惰的馬匹食雀麥。

當「荒年」來到，他傾倒了你的穀倉，

也不問甚麼理由。

後來我看見城市了。

在城外，

商人們

欺騙和煽惑着農民；

那裏有着叫罵和賭咒，

有着惡罵，也有着利誘。

在晨鐘敲擊的時候

我進了城古。

我走到教堂前面的市場，

我知道那裏是省長的庭院的大門。

這時，天還灰黑，

一切寂靜；

在庭院的前面，

一個守兵來回的踱着：

「請告訴我老總！

省長還早起床了麼？」

「不知道！滾開！」

我是奉命不能隨便說話的。」

(我給了他幾法繩。)

「好罷！到門房那裏去，

他知道。」

「門房在那裏呢？」

他叫甚名字？老總？」

「叫馬克赫爾·費多西文，

他在門口。」

我到了門口，

門還沒有開，

我坐在台階上，

靜靜地思想……

天漸漸明亮了，

一個人搬着梯子

來關閉了門上的路燈。

「赫！你幹甚麼？」

你怎麼進來的？」

我駭呆了，

我看兒在門口那裏，

一個科頭的人，

穿着睡衣。

後來我即刻想起來，

我問他——馬克赫爾·費多西支——鞠躬。

我給他一盧布。

「老叔！我有要事求見省長！」

「婦人！你不能見他。」

「好麗好麗……我想想……」

「你兩點鐘以後再來罷。」

我看見市場上。

有一個高台，

那上面貼着一個銅鑲的農民，

樣子很像沙維里，

那是蘇沙寧的紀念像。

當我橫過市場，

我吃了一驚，

原來一隻肥壯的雄鴿，

從廚夫手中掙脫了。

廚夫持刀追趕牠，

牠唧唧地驚叫着。

我的天啊！

那是何等可怕的聲音！

那好像刺透了我的靈魂。

也只有刀子

纔能逼出了這樣的叫聲。

現在廚夫捉着牠了，

牠伸長了脖子，

開始着憤怒地喘氣，

好像更恐嚇了廚夫，

這可憐的生物！

我離開了市場，

戰慄而且尋思：

「這隻雄鴨，

或者死於刀下，

反得到了和平！」

我又到了省長的公館了。

那有陽台，

有角樓，

台階上鋪着美麗的地毯。

我看看窗子，

窗子上部下垂着窗帘。

我想着：

「究竟那裏是你的寢室呢？」

你！我所想見的省長喇！

說罷！或者你還沒有起床麼？

我走上門口的台階，

從旁邊走上去，

不敢踐踏了地毯。

並且就在門口那裏，

等待着門房。」

「朋友！你還是太早了！」

我又吃了一驚！

面前立着的陌生人——

當初我不認識他，

卻原來還是那個門房。

不過現在

卻穿着華麗刺繡的衣服，

手中持着手杖，

並且也不料頭了。

他笑着：「你害怕麼？」

「老叔！我祇是疲憊罷了。」

「你總算很勇敢，

上帝會保佑你呀！

來罷！再給我一盧布，

我更於你有好處。」

我又給了一盧布。

「現在，來這裏！

我讓我在我屋子裏喝茶。」

這屋子恰在樓梯下面。

那裏有着一張床，

一個鐵火爐，

還有一隻燭台，

一個茶炊。

一盞燈在牆角那裏，

壁上則掛着些畫圖，

「那便是省長大人。」

門房用手指着說。

我看見圍牆上

一個帶着星形勳章的將軍。

「他是和氣的麼？」

「無定準，

這要看你碰到了他的時會怎麼樣。」

對於我也一樣。

今天，我算是還好，

有時我也是暴厲得如同一隻狗」

「或者你在這裏，

感到厭煩了，漏老叔？」

「否！我不厭煩，

我每天都有事做。

有十年之久我與我的敵人相爭。

他的名字叫「睡眠。」

我告訴你罷！當我喝了一杯酒，

爐子生得通紅的，

燭台的煙霧迷漫了，

這真是一種無助的拚命！

這時有人敲門，

馬克赫爾出去了，

我獨自一人坐着。

我走到門口窺望，

在庭院中有着套好了的馬車，

我問他：「省長來了麼？」

「乃是夫人來了！」

門房回答，

一面忙着到樓梯那裏去，

一個夫人走下樓來，

穿着最名貴的貂皮大氅，

後面跟着一個小廝。

以後我不知道我做了甚麼事，

（這時必是聖母啓示了我了。）

我好像跪在她的面前，並且哭訴着：

「啊！保護我們罷！」

他們強來欺凌了我們，

我的丈夫——孩子們唯一依靠的人，

他們將他帶走了。

唉！那是多麼不公平……！」

「你是誰啊？我的小鴿子喲！」

我不知道我是否回答，

但忽然一陣陣痛，

我的身體分裂爲二了。

××××××××××

我睜開眼睛，

我在一間美麗的內室裏，

我睡在床上，

且有華蓋呢！我的兄弟們！

在我的旁邊，

則坐着一個看護婦，

用帶子扎着頭，

她跟着一個孩子的乳。

「那是誰？」我問她。

「你的孩子哪！小母親！」

我親吻了我的可愛的孩子。

那好像我跪在

那太太的膝前，

我如此的哭泣而悲傷，

我疲憊到了極點，

所以我生產了。

我祝福那個慈悲的夫人

愛里恩·亞力山德羅維娜，

如同一個母親所能祝福的。

她為我的孩子命名，

叫他為留德魯士加。

「但你的丈夫呢？」

他們到村子裏去訪問，

後來被放回來了。

愛里恩·亞力山德羅維娜

親自帶着他到我的身邊來。

她是這麼和藹，

明敏和可愛，

並且健康，但沒有孩子；

上帝沒有賜給她一個孩子呢。

當我在那裏的時候，

我的孩子沒有一刻

離開過她的懷抱。

她自己看顧他而且撫育他，

如同一個親生的母親。

後來春天來了，

白楊樹在發芽，

她讓我們母子總回家。

啊！這時，

世界是多麼美好而光明！

我的心如何地歡喜而快樂！

我們走回家去，

我們在樹林中休息。

看看碧綠的草原，

聽聽流水的低語。

河川都是這樣的明麗；

春時的鳥雀，

也如何的在樹葉上

跳舞和唱歌！

雲雀飛翔，

歌聲亦高入了穹蒼。

讓我們停下來看看

我的留德魯士加喇！

我們的目光相遇，

我向你歡笑，

你也以微笑回答我。

看哪！一個乞人來了，

顫抖疲弱的一個老人。

儘我所有的給他，

也讓我們對他說：

「別感激我們！

老叔！

你感激愛里恩納士加。●

並爲她祈禱罷！

那個美麗的

亞力山德羅維娜！

看哪！這是記神的教堂，

我們雙雙比畫着十字，

一次，一次，又一次……

啊！上帝賜福給

慈心的愛里恩納士加！

啊！亞力山德羅維娜！

樹林也變得蔥綠了，

田野也變得蔥綠了。

這裏那裏的窪地，

閃射着如明鏡一樣的水塘。

這時，世界是多麼美麗而光明！

我的心如何地歡喜而快樂！

我如同欣快地

飛翔在草地上的小鳥，

我也如浮在水上的

雪白的天鵝。

這裏，我們到了我的家，

我如同鴿子一樣，

如飛跑進屋裏去。

全家的人見到我，

都深深的鞠躬了。

他們對於從前給我的虐待，

都一致乞求了我的恕饒。

我說：「坐下罷！」

我當不起！

祇是聽我勸告：

你們須得向

比我更高貴，

更強毅的人致請，

並且唱歌讚美伊！

「你說！唱歌讚美誰呀？」

「讚美愛里恩納士加，

那是上帝派遣到

這世界上來的最高貴的人，

啊！你亞力山德羅維娜。」

● 愛里恩納士加 (Elyanushka) 亦即愛里亞 (Elyan) 的簡稱

(八) 婦人的傳說

瑪特羅娜沉默了。

現在農民們得到了機會，

也舉起杯來

敬祝了這位美麗夫人的健康！

但因為注意到

瑪特羅娜的沉默

他們又排作一隊，

在她的面前：

「你還告訴我們別的麼？」

「別的麼？」——瑪特羅娜說：

「我現在被全村的人稱爲

「幸運的人」，

從那時以後，他們也叫我

爲「省長的夫人」。

你們問我別的麼？

我經營着家務，

我生育了孩子。

你們問我快樂麼？

好罷！

你們自己可以回答了自己。

至於我的孩子，

現在是五個了。

但農人們的不幸是無限的，

不幸也劫去了我的一個可愛的幼兒！

說到此，

她低沉了聲音，

也飽和着眼淚了。

但她又掉過頭去，

勉強地忍着。

農人們也很苦惱，

但仍然糾纏着：

「好羅鄰人」他們說：

「你再不能告訴我們別的了麼？」

「祇是要告訴你們一事：

兄弟們！那都是這麼地愚蠢，

你們想在婦人中覓到了快樂的人。」

「真的麼？」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達到了兩次的火災，

三次的瘟疫。

但這都是農人們的家常便飯。

我們如同牛一樣勞苦，

如同馬匹一樣犁地。

但我的困苦還不算可怕的。

沒有山岳壓碎了我，

沒有上帝的雷霆轟擊了我，

我靈魂的暴風雨，

已經平息，

不值得注意。

所以，我還有甚麼告訴你們的？
對於一個母親的侮辱和迫害，
頭胎之子的流血，

如同對於一個蟲子一樣。

不可辯解的攻擊，

施在她身上，

不可反抗的纏繞，

加在她身上。

祇是我不感到苦痛的一事，

我告訴你們罷！

西特尼可夫死了，

這免卻了

我的難於補救的最後的羞恥。

你們問我有快樂麼？

兄弟們！

你們是嘲笑我罷了！

去問問那些官僚去，

那有權威的總長，

那沙皇——我們的小父親！

祇是別問着婦人。

上帝知道罷！

在婦人中，你們的訪問無結果。

那怕你們訊問了一生。

一次一個虔心信神的老婦人，

乞求住在我這裏。

他一生懺悔和吃素，

征服了自己的情欲。

他在約但河中受洗，

在基督的墓前求祈。

她告訴我們：

婦人的快樂和自由的鑰匙，

已經久久遺失。

上帝自己遺失了這鑰匙。

所有的教徒，貞女，

還有博學的修道士，

她們都在世界上尋覓。

但是尋覓不到它們，

它們是失落了，據說——

那是海中的大魚把它們吞食了。

上帝的武士也在城市

和沙漠中尋覓。

疲弱飢餓，

受冷，帶着苦難的枷鎖。

他們厭聞着一切的預言者，

他們捫數了所有的天星，

祇是沒有了那鑰匙，

他們尋遍了世界，

走遍了地獄，

登遍了羣山，

後來覓到一些鑰匙，

那是黃金的鑰匙，

祇是不是我們的，

武士們是勝利了，

他們打開

農奴們的枷鎖。

這是地上就要變爲天國的先兆，

是自由的呼吸！

啊！那是多深！多快樂的呼吸！

但我們的鑰匙，

仍然覓不到……

雖然，

巨人們仍然在尋覓。

他們下沉到深海，

飛翔在天上，

他們尋覓到白雲的仙鄉。

祇是這鑰匙，

還是無希望。

你們想，將來究竟可以覓到麼？

這誰知道呢？誰能說呢？

但我總以為那是可疑的：

說是那被上帝忘卻了，

說是被海中的大魚吞食了，

這麼一柄鑰匙！一種無價的寶貝！